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老辛
著

卧底清贫

一位反贪局工作人员打入某大酒
后，卧底任职一年，终于揭开个别腐败
分子的神秘面纱……

卧底清贫

老 辛 著

谨以此书

献给那些默默奉献在反
腐倡廉工作第一线的人们

——作者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采
装帧设计:刘 人
美术编辑:宋 丕
责任校对:李 香

卧底清贫
老 辛 著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印 刷:呼和浩特立新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35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2.80 元

ISBN 7-80611-807-1/I·724

目 录

第一章	(5)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2)
第六章	(41)
第七章	(50)
第八章	(59)
第九章	(64)
第十章	(71)
第十一章	(77)
第十二章	(86)
第十三章	(92)
第十四章	(98)
第十五章	(110)
第十六章	(121)
第十七章	(129)
第十八章	(137)
第十九章	(148)

第二十章	(159)
第二十一章	(169)
第二十二章	(179)
第二十三章	(186)
第二十四章	(195)
第二十五章	(204)
第二十六章	(211)
第二十七章	(222)
第二十八章	(229)
第二十九章	(238)
第三十章	(245)
第三十一章	(251)
第三十二章	(261)
第三十三章	(270)
第三十四章	(278)
第三十五章	(285)
第三十六章	(293)
第三十七章	(300)
第三十八章	(306)
第三十九章	(314)
第四十章	(320)

第一章

为防楼梯两旁的墙壁和扶手蹭脏自己身上的皮尔·卡丹，大鸭梨酒店法律顾问兼保安主管马昊小心翼翼地沿着楼梯中央下了楼。妈妈张菊芬站在楼梯口，一直望到儿子拐过弯去看不见，才关上门回到屋里，嘴里仍旧在不停地唠叨：“放着好好的检察院不去，偏要去什么劳修什子的大鸭梨，也不知抽的是哪门子疯！”

马昊下了楼。他这辆八成新擦得一尘不染的草绿色富康轿车就停在楼下的绿地边上。他用遥控钥匙打开车门上了车，系安全带、启动、倒车，半个小时后，他就来到了他任法律顾问兼保安部主管的大鸭梨酒楼。这是一家古色古香又富丽堂皇的酒楼，楼顶上那只巨大的霓虹大鸭梨是它的标志。

马昊走进大鸭梨酒楼的时候，大鸭梨酒楼的法国自鸣钟正打十下。马昊穿过大鸭梨酒楼那扇威风凛凛的大铜狮子门，来到大堂。他习惯性地往右侧瞧了一眼。在那里，有一根雕龙画凤合抱粗的红柚木廊柱，这根红柏木廊柱与其它七八根同样的廊柱一起，既是大鸭梨酒楼大堂承重结构的一部分，又是大鸭梨酒楼的重要装饰物。

他看见粗大的红柚木廊柱的底下，大鸭梨酒楼大堂经理林艳那张镶嵌着云纹大理石桌面的桌子虽然静静地摆在那里，但是林艳却不见踪影。一般来说，马昊每次来上班的时候，都能看到林艳光彩照入地坐在这张桌子的后面。一代佳人林艳是大鸭梨酒楼的门面，也是因为如此，大鸭梨酒楼总经理吴有千才要求她每天必须比别的员工提前半个小时到岗，以免员工们和早来的顾客们因为看不到她而影响情绪，即使为此而每月多发她五百元的薪水，吴有千也在所不惜。

对于林艳的迟到，马昊虽然觉得很奇怪，但也没有多想。他穿过大堂来到位于大堂东边角落的电梯间。大鸭梨酒楼虽然在瓜州市赫赫有名，规模却不算很大，只有一幢老式的木结构四层楼，迎门有些精美的砖雕，使这幢四层的木楼显得古色古香，为了上下方便而特辟

的那个轻便电梯间，对这幢楼的古色古香多少是个破坏。

整幢楼一、二层辟作营业室，三楼由后勤部门分享，马昊的法律顾客室在四楼，与他同处一层的，是总经理室。在四楼还有几个秘密包间，是专为某些重要人物设置的，作为配套设施，有一个通后院的暗梯可供上下，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暗梯平时是封闭的，禁止闲杂人等使用，这都是大鸭梨酒楼总经理吴有千的花花点子。

作为大鸭梨酒楼法律顾问兼保安部主管，马昊享有一些连总经理都没有的特权。他一个人拥有两个办公室，除了四楼的那一个，还有一个在三楼，就是挂着保安部牌子的那一个，不过他平时不常去，嫌乱。

马昊来到电梯间抬头看了看指示灯。绿色的指示灯显示电梯正停在四楼。他刚想伸手去据按钮，以便让电梯从楼上下来，电梯却“咣当”一声，自己动了起来。马昊看见指示灯一闪一闪很快就到了一楼，他玻到一边，准备等电梯里面的人出来以后自己再进去。

电梯门开了，他惊讶地看见从电梯里走出来的竟是林艳。

林艳手里端着个白色的塑料饭盒，看见他时愣了一下。马昊反应比她快些，马上笑着跟她打了个招呼：“林艳同志，早啊！”林艳道：“还早呢，几点了？”马昊将袖子看了看表道：“不才十点钟过五分嘛。”

林艳说：“十点过五分算早，那么几点算晚？”

马昊知道论嘴皮子功夫自己远非林艳的对手，知趣地藏拙，笑而不语。林艳骂了句“德性”。

“给！”

她将手里的饭盒递给他。马昊说：“什么？”接过饭盒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原来装着的是几根油条，每根都只有拇指粗细，炸得金黄透亮，香气扑鼻。马昊带着一种受宠若惊的语气和神态说：“这是给我的吗？这可太不好意思了。这油条是你炸的？瞧瞧，这简直是艺术品嘛，让人怎么下得了口？”

“要不要？不要拉倒，不要我拿去喂狗去。”林艳劈手夺过饭盒。

马昊赶忙将饭盒抢回。他将饭盒掩在身后，好像生怕林艳再抢回去似的。林艳瘪瘪嘴，又骂了一句“德性”，道：“没想到你这么晚来，热乎乎的油条都放凉了。你冲杯热奶泡着吃，千万不要吃凉的，小心拉肚子。”

林艳嘱咐完，转身朝大堂走去。马昊的眼光追随着她。他发现林艳今天穿了一身藏蓝色带暗粗紫色条纹的西服套裙，脚上是一双

同样颜色的高跟皮鞋。在西服套裙和高跟鞋之间修长的腿上，林艳裹了一双薄如蝉翼的肉色丝袜，马昊想像着这丝袜可能就是连着短裤的那种，在那大腿的顶端，那令人销魂的一切可能早透出丝袜让人看清那浓黑的芳草地……

马昊目送着林艳细腰款款、风摆杨柳般地走出电梯间，走向大堂，不由自主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马昊处理了几件杂务，又按总经理吴有千的吩咐，语气婉转地给几位欠下高额饭费的客户写了几封法律文书，提醒他们尽快到大鸭梨酒楼来结账，时间就到了中午。每天这个时候，马昊照例要放下案头工作，到酒楼各处巡视一圈，以尽他保安部主管的职责。今天也不能例外。

下楼的时候，马昊带上了林艳的饭盒。他早已按林艳的吩咐，将饭盒洗刷干净。他准备先把饭盒还给林艳后再去各处巡视。他下楼来到大堂，一眼望见林艳正在和一个矮个头儿的胖子说话。他从背影认出来，这个矮个头的胖子正是林艳的丈夫藏西贵。

有那么一阵子，马昊心里像打翻了醋瓶子，酸得了直噎气，但随后他便在心里自我安慰地想，人家老公老婆说话，你呷的哪门子醋呢？这么想着，他就转身准备离开。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大声喊自己的名字。他扭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高高瘦瘦两腿细长有如仙鹤的男人正急速朝自己奔来。

瞬间，这个男人就跑到了他跟前。马昊还在脑子里寻思“这人是谁呀”的时候，那人已经一拳头捣在他的肩膀上了。一阵哈哈大笑，那人道：“果然是你小子。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这时候马昊也已认出这个男人，原来是他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熊之余。

马昊在熊之余腰眼上也捣了一拳，欢天喜地地道：“原来是你小子！什么风把你小子吹到瓜州来了？”

熊之余笑道：“东南西北风。”

马昊笑道：“你是来观光还是来……你什么时候走？”

熊之余道：“怎么，才见面就要赶我走？”

马昊：“不是……”

没等他解释，熊之余已打断了他：“不是就好。如果是的话，我要你小子好看。我还要到门外交一个人，没工夫跟你闲磨牙，回头等我有空了，再找你小子算账。”

说完，便匆匆奔大铜狮子门而去。马昊在他后面喊道：“喂，你到瓜州来到底是旅游还是探亲？”熊之余道：“探什么亲？我在瓜州有什么亲可探的？”马昊笑道：“我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熊之余道：“你……”他笑了一下：“回头再跟你说。”推开大铜狮子门出去了。

马昊各处巡视了一圈，等他再回到大堂的时候，发现藏西贵已经走了。林艳正趴在桌上画着什么。他走过去一看，原来她正趴在桌上画小王八。马昊不禁笑了起来：“你就画这个？”林艳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低下头接着画自己的王八。马昊将饭盒递给她：“洗得干净不干净，你检查一下。”林艳头也不抬地接过饭盒丢进抽屉里，接着画她的王八。

马昊有点儿窘，无话找话地说：“刚才我好像看见藏西贵来了，是吗？”林艳抬起头来看着他。她的两只眸子闪闪发亮：“是啊。”马昊并没有问藏西贵来干吗，是她自己说：“早上我在百顺看中了一件意大利皮衣，六千七百多块钱，我身上没有带够钱，打电话让他给我送点儿过来。怎么，你我他有事吗？”

“没事。”

马昊又看林艳画了一会儿王八，见她好像没有答理他的意思，心里自觉没趣，讪讪地说了句：“你没事吧？没事我就走了。”林艳只顾低头画她的王八，头也不抬地说：“走吧。”

“那我走了。”

马昊又说了一声，还略等了会儿，见林艳并没有挽留他，才无精打采、意兴阑珊地穿过大堂朝电梯间走去。他准备回自己的办公室去。林艳等他走远，才扑哧一声，偷偷地乐了一下，将那张画了一堆小王八的纸团巴团巴，“啪”地一声扔进了身后的字纸篓里。

马昊满脑子胡思乱想，一会儿是莫晶晶，一会儿是林艳，他也说不清自己心里到底是什么想法。他来到电梯间，正准备伸手去摁电梯按钮的时候，忽听有人大喊着朝他跑过来。

“马昊马昊。”

马昊不由皱了一下眉头，心想，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都跟催死鬼似的？

他回头一看，发现喊他的原来是兔兔。兔兔原名叫陈淑英，是大鸭梨酒楼二十多个坐台小姐中的一个，甘肃武威人，长得人高马大，膏腴洁白，粉嘟嘟好像一个糯米团子似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兔兔”的艺名，马昊觉得天下没有比这更滑稽的事了。

兔兔肩膀上挎着她那个小小的、价值不菲的英国产鸵鸟皮挎包，皮包带子拖得长长的，啪哒啪哒，一下一下地打着她那肥硕的屁股。她呼哧带喘地跑到马昊跟前。马昊皱起眉头说：“你有什么事？”

兔兔翻着白眼，用带着浓重武威土腔的语调说：“没事就不能找你吗？你是克林顿还是叶利钦，架子那么大？”

兔兔两片厚嘴唇嘟嘟着，攒在一起肥嫩鲜活得活似一朵海棠花，很触目，也很有吸引力。要是搁在往日，马昊一定会嘻嘻哈哈与她打趣一番的，可今天他实在没有心情，他今天的心情都让林艳和林艳的小王八搞坏了。

马昊蹙眉敛额地说：“你到底有什么事？”

兔兔说：“你听今天早晨的广播没？”

“没有。我向来不听广播。”

“王小标抓起来了，你知道不？”

“不知道。”马昊有些不耐烦，“谁是王小标？王小标跟我有什么关系？”

“谁是王小标？”一直好声好气的兔兔突然被人踩住了尾巴的狗似地嚎叫起来。她恶狠狠地瞪着马昊，几乎将眼眶瞪裂，“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你可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姓陈的可不吃这一套。”

“你到底想说什么？”马昊将自己的不耐烦带到了脸上。

“我想说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兔兔上下打量着马昊，好像他是一个史前动物似的，弄得马昊浑身不舒服。兔兔冷笑道：“我说的是王小标抓起来了，东城区工商局局长王小标，今天早上让市检察院抓起来了，罪名是贪污受贿。”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马昊转身想走。

“你别走。”兔兔拦住他，“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喏，让我来告诉你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兔兔挥舞着胳膊，拳头几乎抢到马昊脸上。马昊躲避着她。“这二年多来，先是赵劲，后是胡一槐，还有牛坚强、张同同……”兔兔一边说，一边捞着手指头数，“前后不下二三十个吧，都落到了市检察院手里，这些人都是在我跟你说过以后抓起来的。一个星期前，我刚跟你说过王小标，说东城服装批发市场78号摊的摊主为了将旁边两个摊都霸占过来，以便连片经营，一口气送了王小标十五万。我话音还没落地，王小标就让人抓起来了。你说不是你告的密是谁告的密？你不要以为我不明白，今天早晨我把这两

年来我的客户挨着个儿拔拉了一遍，发现有不少人都是我跟你谈过以后被抓起来的。你老实说，你小王八蛋儿是不是检察院的秘探？”

兔兔说着又朝前迈一步，咄咄逼人地道：“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检察院派在大鸭梨酒楼的卧底，嗯？”

兔兔走得离马昊是如此之近，以致她涂着口红的两片肥润的厚嘴唇就像两块大肥肉片子一样，几乎要塞到马昊的嘴里。她那两只硕大的一颤一颤的奶子，也挤得马昊几乎喘不过气来。

马昊朝后退了一步，身子几乎贴到墙上，低声喝斥道：“你嘴巴放干净点儿。”他声色俱厉，“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要是胡说八道，让人听见了，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兔兔冷笑道：“是你吃不了兜着走还是我吃不了兜着走？”马昊道：“是你吃不了兜着走！”心里却想，这话让人听见了，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他并非自己吓唬自己。王小标虽是东城工商局局长，可是跟赵劲、胡一槐、牛坚强等人比起来，不值一提。兔兔提到的几个人里，还就数他分量轻、能耐浅，像赵劲，是瓜州市郊区党委书记兼区委书记，胡一槐，是瓜州市经贸委主任，其余诸如牛坚强、张同同，也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人现在虽然被分别以贪污受贿拘私枉法等罪名抓了判了，可是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些人虽然倒了，可他们的党羽仍在，势力仍在，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让他和兔兔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兔兔并没有被马昊的声色俱厉吓倒。她冷笑道：“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这一套老娘见得多了。”

马昊知道她并非说大话。作为一个坐台小姐，而且是大鸭梨酒楼拔头牌的坐台小姐，兔兔毋庸置疑要算是见多识广的。马昊知道想吓唬住她是不可能的，只好和悦了表情，用一种息事宁人的语气道：“你想怎样？”

“我不想怎样，我只想听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检察院派在大鸭梨酒楼的卧底？”

“什么卧底？我看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

“亏你还是一个大老爷们，有胆做没胆承认，我看你两个蛋子算是白长了！”

兔兔说着话，突然冷不了伸手在马昊裤裆里掏了一把。待马昊反应过来想躲开时，她已经一摇一摆，哈哈笑着走开了。马昊面红耳赤，气得几乎要晕过去。他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四周没人，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兔兔的话使马昊坐在他的法律顾问室里仍旧感到身上犯冷。他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有必要与栾策飞好好谈谈。这个倒霉的差事他已经干了两年多了，再干下去实在太危险，连兔兔那样胸大无脑的人都有所觉察，那些比兔兔聪明得多的家伙迟早会识破他的庐山真面目的，到那时候，他马昊可真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他越想越害怕，决定立刻给栾策飞挂电话，以便将情况向他汇报，问问他的意见。

他不敢用办公室的电话与栾策飞联络，担心会有人窃听。他下了楼，走到酒楼外面，在远离大鸭梨酒楼的一条幽深的巷子里用公用电话给栾策飞打电话，他打的是栾策飞的手机。他曾经与栾策飞商量好，如果他想找他，就打栾策飞的手机，除非万不得已，不可将电话打到栾策飞家里或者办公室里，以免危险。

此时马昊遵嘱行事。他打的是栾策飞两部手机中的一部。栾策飞有两部手机，一部是公开的，是反贪局给他配置的，一部是秘密的，是栾策飞自己掏钱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才知道栾策飞有两部手机，知道他后一部手机号码的人少之又少。马昊是其中之一。

两年前，当马昊以硕士身份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时，本来是被直接分配在瓜州市检察院工作的，但是他还来不及到瓜州市检察院报到，瓜州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局长栾策飞就先跑到北京找到了他。经过一番考察，栾策飞认定马昊是一块可塑之材，他想借马昊的陌生面孔让他有所作为。在瓜州，马昊除了自己家人和少数几个同学朋友之外，几乎就没有人认识他，他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这样过了十几年，直到他考上大学，离开瓜州进京深造。就这样，马昊大学毕业，没有到检察院报到，而是经过“激烈竞争”，被瓜州市有名的销金窟大鸭梨酒楼“招聘”，当上了大鸭梨酒楼的法律顾问兼保安主管这件事只有栾策飞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是栾策飞一手安排的，同时他一直保持着与马昊的单线联络。

马昊在街上给栾策飞打了半天电话也没有人接。后来他才知道栾策飞出差到北京去了。这使他变得更加忧心忡忡。他无精打采地回到办公室，幸好他一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熊之余打过来的电话。

熊之余邀请他晚上到自己那边去吃宵夜。这个电话使马昊的精神多少振作了一些。他知道自己今天晚上要当班,换了平时,他一定会婉言谢绝熊之余的邀请,或者另约时间。他是一个好职员,具有一个白领应有的道德水准,但是他今天心情沮丧,烦躁透顶。他迫不及待地想找个人谈谈,所以他想都没有想,就一口答应了熊之余。

第二章

马昊按照熊之余的指点,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兴隆公司的所在地。他发现那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外面围着青灰色砖墙,墙中间嵌着扇朱漆铁门。马昊看见“兴隆工贸有限公司”的牌子挂在铁门右边。他轻轻推开铁门中间的一道小门,从门缝里探进脑袋去问道:“有人吗?”

“进来进来。你小子别装神弄鬼的。”

他话音未落,就听见熊之余的声音在里面说。

马昊走进来,发现铁门后面还有一个小院落,小院落东西各有一株樟柳,打扫得干干净净。东边合抱粗的老樟树下摆着张低矮的原木小炕桌。熊之余就吸拉着拖鞋坐在小炕桌旁边,一看见他进来,连忙起身迎了上来。

“想不到你这里还是个洞天福地!”

马昊笑着说,一边与熊之余握手。他发现院子里还有一个女孩,年纪约在二十三、四,长得小巧玲珑,白白净净,一头乌黑长发,用块绿色绸手绢随随便便束在脑后,显得朴素而雅致。

熊之余见他看着那女孩,给他介绍说:“小梁,梁小。”当马昊弄清楚梁小的小原是大小的小时,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梁小笑着,露着一嘴碎米子白牙,大大方方地跟他握手,马昊顿生好感。

梁小说:“你就是马昊吧?你好!”

熊之余笑道:“梁小,这是我哥们儿,你甭跟他客气。”一面又招呼马昊坐下。马昊只顾与梁小寒暄,熊之余大声道:“喂,我说你呢,你

小子别傻站着呀。让你坐下，没听见呀？你随意，到了这儿你就像到了家一样。”

马昊笑着在老樟树下的小炕桌边坐下。熊之余说：“咱今天是在这里喝，还是出去另外找个地方？”马昊说：“就这儿吧，这儿清静。”熊之余笑道：“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怕你觉得不够档次，慢待了你。”马昊笑道：“你别放屁，你给哥们儿准备了什么好吃的？”熊之余笑道：“上来就放粗口，这儿可有女士在场。”

马昊不觉脸一红，扭头瞥了梁小一眼。梁小抿着嘴捧着长瓣子上楼去了。马昊道：“你们公司就你们两个人？”熊之余道：“不是。还有一个尚哲义，到甘肃出差去了，大概明天就会回来。”马昊道：“你们没雇几个员工？”熊之余道：“雇了，都是临时的，有用就请来，没用便打发走，可以节约一点儿费用，也免得人浮于事。人就是这样，在一起呆久了，容易产生惰性，也不便管理，不如像农民种地一样，用着的时候叫来，不用的时候打发走，还可以多一些新鲜感，精神面貌和干劲都要好些。”

“想不到几年不见，你还学会了经营。”马昊道。

“我也是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进步。我们不像那些大公司，有那么多经营理念，规矩套套，我们只是一家小公司，按有些人的话说，我们目前还只是粗放经营，不过，我觉得这经营方式倒正适合我们。”

两人正说话的时候，梁小用一个不锈钢托盘麻利地端了四荤四素八小碟凉菜下来了：“你们先喝着，我去给你们炒几个热菜。”马昊拦道：“别忙乎了，有这几样小菜就挺好，梁小姐，来，坐下一块儿吃。”熊之余笑道：“让她忙，她是忙乎惯了的人，不让她忙，她不自在。”

马昊看见梁小听了熊之余的话，又是轻轻抿嘴一乐。他看着剿、捧着小辫子上楼去，朝熊之余眨眨眼，不怀好意地笑道：“你们俩的关系好像不一般哪。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了泡妞儿的？”他记得读大学时，熊之余是全班同学中最腼腆最害羞的一个，见到女同学就笨嘴拙舌说不出话来，满头大汗。

熊之余听了他的话，也眨着眼睛，眯眯地笑着，半真半假地说：“看出来了。这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马昊忍笑道：“是是。”熊之余道：“你小子别尽忙着问我，我还没有问你呢。你小子中午到大鸭梨酒楼去，是吃请去了，还是请吃去了？你小子不会是到那里找姑娘去了吧？我听说大鸭梨酒楼的坐台小姐风骚得很。你小子给我老实

交待！”

马昊笑道：“我到大鸭梨酒楼既非吃请，亦非请吃，更不是找姑娘去了。大鸭梨酒楼就是俺们单位。”

“胡说！”

两个人一边说话，熊之余变戏法般地从小炕桌底下拽出一瓶56度的二锅头来，接着一猫腰，又拽出瓶38度的红星御酒。“咱今天是喝高度的还是喝低度的？”马昊说：“低度的吧，高度的喝了头痛。”熊之余道：“还是高度的吧。低度的没劲，甜不滋拉的，老娘们才喝低度酒呢。”马昊道：“南方人都爱喝低度酒的。”熊之余道：“可我是北方人，你在北方读了七年书，也至少该算半个北方人了吧？咱就喝高度的吧。”马昊笑道：“行，我客随主便。”

小炕桌上摆着两只景德镇出产的细瓷青花小酒盅，熊之余给两人各斟上一盅酒。马昊看那酒盅时，发现一盅足有一两二。马昊道：“你小子今天存心想将我灌醉是不是？”熊之余笑道：“今天咱俩是一醉方休。”见熊之余说得豪迈，马昊也不由豪情顿生。他将袖子一捋说：“行，今天我舍命陪君子。今天咱俩谁不醉谁是王八蛋。”熊之余端起酒盅道：“别天桥把式光练嘴，来，喝！”

马昊抿了一口二锅头，不由烧得一缩脖子。熊之余哈哈大笑，道：“怎么，不行了？”马昊苦笑道：“好久了没喝过这玩意儿了，这一喝还真烧得慌。”熊之余揶揄地道：“你行不行？不行咱换低度的，我这儿酒有的是，不要怕丢面子。”马昊巴不得立刻换酒，嘴巴上却强挺着道：“不换。想让我在你面前认熊，你小子早些死了这条心吧！”

“好，你有种！”

熊之余哈哈笑着，一仰脖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喝完还将酒杯一竖，朝马昊亮了亮杯底。马昊也跟着将杯中酒饮尽，酷烈的二锅头，烧得他直呕吧嘴唇。熊之余赶忙让他吃菜。待两口酸酸甜甜的泡菜下肚，马昊才觉得好受了一点儿。

“这是谁的手艺？”他咂巴着嘴，用筷子点着桌子上的酸泡黄瓜说。

“梁小的。你知道哥儿们干这个不在行。”熊之余说着，岔开话题，“喂，刚才你说你在大鸭梨酒楼工作，真的假的？你怎么回事？我记得你毕业分配时是分配在你们瓜州市检察院的呀，难道我未老先衰，记错了？”

“毕业时我是分配在我们市检察院，不过我没去报到。一个月才

拿那么仁瓜俩枣，够干吗？”

“你小子也别光钻在钱眼里。世界上的钱是赚不尽的。检察院多好的单位，多少人打破了脑袋想往里钻都钻不进去，你小子一句话就放弃了，多可惜，哎，你大鸭梨一月拿多少？”

马昊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正面回答，听了熊之余的话，他只是暧昧地笑了笑，道：“反正我在大鸭梨拿一月，够我在检察院拿一年的。”熊之余道：“像你这样的高材生，你们市检察院舍得放你。”马昊道：“我算什么鸡巴高材生。你不要变着法子夸你自己。”稍停，才又道：“我花了二万块钱买档案，他们才肯放我。”

熊之余嘴里啧啧地道：“检察院那么好的单位，人家想进都进不去，你小子倒好，宁可罚款也要离开，你小子一定有病！”马昊笑道：“这就叫人各有志，你不也一样吗？长蒲多好，你不在长蒲呆着，跑到瓜州来干什么呢？”

两人边吃边聊。不久梁小从楼上端下来了第一道热菜，是盘干烧鸡软骨，上好的下酒菜。看起来梁小的手工艺的确不坏，一道鸡软骨烧得通红油亮，一看就勾人食欲。

马昊道：“梁小，够了，别做了，吃不了浪费。”

熊之余道：“别管她，让她过瘾去。她就爱干这个。”

“梁小，这家伙一贯就是这德性，给鼻子上脸，你可别惯着他这毛病。”

“你不要挑拨，挑拨是没有用的。”

脸上挂满细密汗珠子的梁小听着这两个大男人斗嘴皮子，抿嘴而笑，转身上楼了。马昊望着她的背影，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好姑娘。”熊之余道：“你这么喜欢梁姑娘，干脆我给你当红娘得了。”马昊骂了一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重新拣起刚才的话题，“喂，你到底为什么跑到瓜州来的？你爸不在长蒲干市委书记了吗？”熊之余道：“还干着呢。”马昊道：“那你为什么跑瓜州来？你小子难道不知背靠大树好乘凉吗？”熊之余笑道：“我就是因为不愿乘那个凉，才跑到瓜州来的。”

“神经病。喂，你来瓜州多久了？”

“一年多了吧。”

“好哇，你小子来瓜州一年多了都不来找我，是不是瞧不起哥们儿？”马昊虽然只是假装生气，熊之余却认真地说：“一事无成，无脸见故人哪！”马昊用嘲弄的语气道：“这么说，你现在是事业有成了？”

“事业有成没成我不知道，不过比以前是强多了。”熊之余摸着下巴上寥寥无几的几根胡须说，“我刚到瓜州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那个时候可真是难。不瞒你说，我最困难的时候，兜里只有三块七毛钱，连买个盒饭都不够。”

“你小子怎么会混得这么惨？”

“一言难尽。”熊之余叹了口气。忆起当年，他脸上充满惆怅。

“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马昊道，“你早来找我，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你一点儿忙的。我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毕竟是在瓜州生瓜州长的，在这地方混了这么多年，地头上至少比你熟一点儿。”

“我知道你是瓜州的地头蛇。”熊之余笑道，“说实话，当时真想找你来着。至少可以暂时找你借两个钱吃饭哪。那时候不知道你小子大发了，要是早知道你小子大发了，哥们儿怎么也不能放过你的。我还以为你在检察院清汤寡水，连自己都养不活呢，哥们儿何必给你添乱呢。”

“你小子说这话，是不把我当朋友。”

“这事确实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

两个人相视一笑，接着喝酒。这期间，梁小又一连上了几道热菜，有白辣椒酸豆角，也有油爆鸡笋丝，还有一盆鲜红油亮的水煮鲢鱼。按熊之余的意思，还要让她接着再做下去，梁小本人也有积极性，但是被马昊坚决阻止了。他跑到楼上将火关了，将没来得及做的菜都搁进冰箱，才重新跑下楼下。他让梁小坐下一块儿吃。梁小笑笑地瞅着熊之余。直到熊之余拍拍身边一张空着的凳子，让她坐下，她才坐下。

马昊用筷子点着熊之余，望着梁小笑道：“小梁。”这时候他自觉已经和梁小熟了，改梁小姐为小梁。“小梁，你知不知道他在学校时候是个诗人？他是我们北大著名的三大校园诗人之一，出过诗集的。他就是因为写诗，才把脑子写坏了的，以后你不要尽听他的，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以免吃亏。”

梁小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听了马昊的话，她不禁歪着脑袋问熊之余道：“是吗？你还写过诗呢？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过？”熊之余红着脸道：“你听他胡咧网。他多喝了两杯，已经神智昏迷，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信你问问他，看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不就说了句你是位大诗人吗？”